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無端多了一個「爸」

上回為《給十九歲的我》這「最佳電影」算一算糊塗賬，10年3,652天只得8萬多小時，開三四條「生產線」不眠不休可以湊足30萬小時的素材！按常理判斷恐有灌水「篤數」之嫌。
廿一世紀辦學要善用「社會資源」(Community Resources)。簡單來說，就是讓家長和校友出錢出力。香港有些中學歷史悠久，校友不乏富貴名人，籌款巨萬來擴建校舍、購置教材或贊助活動都輕而易舉。
這事的第一奇，在於原是「歌德式」(歌功頌德)廣告宣傳片，莫名其妙地變成電影人追求藝術成就的「劇情紀錄片」。張導未免任性和公私不分，校長則讓學校的名號給亂用了。香港絕大多數中學校長與教師都是大半輩子只幹過教育這一行，對人情世故可能不甚通達，不會做生意倒是正常。可是校長也不能接受過於慷慨的「社會資源」呀！香港的中學經常會邀請演藝界名校友參加什麼建校若干周年演藝晚會之類的活動。中學生在校能有幾年？節目頂多一至兩年就要完事，校方不可能要求校友如同正常上班那樣工作三數個月之久。這份「人情債」怎還？
張導如果以校友身份報答母校教育之恩，私人奉獻價值數百萬，甚至千萬港元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正常合理。曾有香港藝人退休後連「棺材本」都捐贈到教育事業去。但是找一大票與學校無關的行家無償付出，就不近人情了！十年辛勞不付工資，按常理推測只能是張導「拍胸脯」消費自己的「人情牌」。這「紀錄片」若是個小

孩，可以說校方(或前校長)和張導就是「親生父母」。問題是：「師生家長校友是否早知郭導的存在，又怎樣看待一個與學校看來沒有淵源和交情的聯合導演參加？」參演的同學都信任「大姐姐」，家長則信任校長。現在《給十九歲的我》好像忽然平白多了一個郭導當「爸爸」的跳出來爭「監護權」，這事焉能不亂？假如張導付出10萬小時辛勞，那麼郭導沒花8萬，也得貢獻3數萬小時吧？否則他怎能是聯合導演與張導平起平坐？若只是副導、助導又哪能有發言權？所謂「無功不受祿」，校方怎樣償還郭導的「人情債」？在頒獎禮上郭導的發言流露出有「先斬後奏」、「霸王硬上弓」的意識，大家可以嗅出日後爭奪公映權的「硝煙味」吧！
以上的討論只涉及已在枱面上的資訊，如果把香港電影圈某些枱面下的潛規則全都抖出來，所有「涉案人員」或會越加尷尬。
筆者多管閒事，亦不能只批評而不提解決方案。鑑於校方和張導有過多「不食人間煙火式」的失誤，辜負了學生和家長的信任，原版《給十九歲的我》只能取消作廢！但是校方和張導又怎樣賠償給無端參與、無辜受傷的郭導這「第三方」呢？據說「此片拍攝長達10年之久，影片素材有30萬小時，張婉婷用了3年時間，剪輯超過6個版本，最後輯成現在136分鐘的電影版」。這就好辦了！「三方」理應給6位女孩多一個機會決定是否退出，重新剪接後就可以公映個飽！
這樣誰要名、誰要利、誰要(隱私)權、誰要(侵死人的)愛，都各得其所，皆大歡喜了！



人生感交集 董心

百感交集

今年DSE的中文試卷，作文題目的第一個，便是《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不知道有多少學生選了這道題目，但這個題目本身，卻結結實實地令我這個做老師的百感交集。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容易，但又很難寫好的題目。關鍵當然不在於審題能力、構思技巧、成文速度，而是在於它貨真價實地考到了教育的本質：能不能教會學生，做一個有感情的真實的人。
我認識小霖時，他讀中四。我發現，這個男孩子的記憶力非常好，我在中文課堂上講解的文章，不論是現代文還是文言文，只要我說「這些段落很精彩，熟讀的基礎上背下來，一定很有好處」，他就一定會背誦下來。中四上學期結束時，我推薦了一篇文章，七八百字，我建議學生們可以利用寒假的時間背一背，到了春節後開學，30多人的班級，只有小霖一字不落落地背出來。但課堂上的他，除了這個特點，讓我幾乎再無其它印象。我想了半天，才明白，這孩子不太喜歡互動和交流，老師和他之間，是典型的「任務式」的接觸。
我當然知道每個孩子在成長期間都會有不同的性格。但這麼聰敏的學生，如果不能多一點主動的熱情在情感交流上，那麼他的人生或許會錯過很多原本可以豐富的機會。於是，前幾天去北京開展傳統文學研學活動，我特意把他加入了

名單裏——本來，他的班主任在選學生的時候沒有選他的，給出的理由是：「他報名了。但這孩子有些冷漠，怕是會寒了這個活動的『初心』。」我有些不甘，便私下問小霖，想不想參加？他說了一個字「想」。我就專門申請多一個名額給了他。
在北京的日子裏，看故宮、遊天壇，風土人情、古代建築，小霖和其他學生差不多，很開心。有記者採訪，我選專門讓小霖和記者也聊了聊。
上個星期，記者採訪後寫的文章發表了，裏面寫到了小霖和其他幾個同學作為採訪對象談到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我把文章發給了全體參加活動的同學。大家都在群組裏面表達了開心，有的還把新聞鏈接興奮地發在了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唯獨小霖，發來的是一個「發呆」的表情，接下來是這樣幾個字：「怎麼還有我……」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有些啞然。或許這也是新世代年輕人的一個特點吧：他們一出生，就已經是電子產品盛行；不需要與人有過多的交道，也一樣可以活得很好，他們有虛擬的世界；他們可以最大程度地忽略人情世故甚至基本的禮儀禮貌……可是，作為人類，我們難道不應該教育我們的後代，做一個有感情、對世事有洞悉、對人情冷暖的人嗎？再看今年DSE的中文試卷，我不禁又一次「百感交集」起來。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細說外傭 家庭助手

香港在職婦女多，不少港媽會聘請外傭照顧子女。但無論菲、印外傭，有些是家庭得力助手，有些卻和主人不咬弦；所謂人夾人緣，有些僱主不信任外傭，在家安裝攝錄機來監視她工作，有些僱主抗拒外傭，常抱怨外傭幫不了忙，主動性低哩。
其實不少外傭，認為不做不犯錯；人離鄉賤，我有同理心，將心比己，明白同一屋簷下生活，彼此宜互信互諒，方可和諧相處。我相信良好的僱傭關係要雙方建立，我對待印傭安娜親如家人，我信任她工作盡責品性好，留港工作24年，見證我一對子女成長、女兒結婚；2022年退休時，我支付了她很龐大長期服務金哩！安娜對家人朋友都稱，她遇到我這好僱主真有福氣！
數年前自老爸仙逝，我姐妹倆為照顧孀居母親聘請了印傭阿田，誰知老媽每天不斷致電訴苦，埋怨工人不懂煮又馬虎……細想年邁老媽抗拒阿田的原因，是她自己打理一頭家幾十年，有自信，烹飪好，覺得家中廚房是她的地頭，不容外人佔據入侵，我妹明珠想到暫搬去陪老媽同住，可充當調解員！
阿田略曉廣東話，妹妹特意教她學操作電視頻道，陪主人看粵語長片！老人家其實不易伺候，妹妹讓阿田為老媽打熱水泡腳足浴，並替她按摩，依時餵藥，多和老媽相處，投其所好，有耐性地陪她看電視粵劇；母親與阿田漸建立感情，日子久了見功效，相處下來對印傭的依賴心漸強了，磨合大事方告平息。
我家安娜今已退休返印，我現和新工人正面對磨合難題：由於良人突然中風，我因急等工人用沒揀擇，聘來的印傭雖曾在星馬打工，原來她只會說馬拉話而非英語，連簡單的英文也聽不明，又不曉廣東話或普通話，真難溝通！
她到達我家已三周，平時工作主要為照顧中風風主人及日常清潔；我事前不警覺她的語言！她到家我一切要由零教起，照顧風主人，我讓她跟着示範做，也常犯錯！幸好有聰明妹妹想出辦法，她吩咐阿田陪我新工人同一天放假，讓阿田教她本地工作現況，借她一本好書「圖解印中語句」，鼓勵她睡前對書自學常溫習；又點撥新工人與風主人建立信任感，投其所好，耐心照顧面對。妹妹說過，如我家新印傭有什麼難題，每次都可電聯找阿田，她會直接用印尼語指導新工人，助她盡責做好。期望她早日適應！



◆印傭和老人家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取消中文口試之弊

因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前兩年度學校正常運作，延誤了學生的學習進度，因此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會取消了中文口試及通識科校本評核。2024年中學文憑試的考生亦不會再考校中文說話能力，以為該屆學生騰出更多課時。希望這只是短暫措施，在學生正常上學後，考試也回復正常。
當局決定暫時取消中文口試，我第一時間便想到對讀障礙學生的不公平。本港衛生署資料顯示：本地約有10-12%兒童患有讀障礙。當中70%屬輕微程度，20%為中等程度，餘下10%則屬嚴重程度。這些學生的特徵是：口語表達能力較文字表達為佳；儘管不斷溫習默書時仍寫不出來；抄寫時常多了或漏了筆畫；寫字時左右或上下倒轉；寫字時尤其易疲累需花更多心力。
本港患有讀障礙學生為數之多是令人意外的，老師們便知道這些學生幾乎在每一班也有，但教育當局在這方面照顧明顯不足。香港的教育制度

是偏重默寫，學生能寫出答案才叫懂得。識得而寫不出的等於不懂得，便直接在考試機制中被淘汰了。
以香港這偏重寫的考試標準，一定埋沒了同樣忠實讀障礙症的天才，包括達文西，愛因斯坦，畢加索，美國3位總統華盛頓、約翰甘迺迪、喬治布殊，李光耀，蘋果創辦人喬布斯，維珍航空創辦人布蘭森……
法蘭西的教育制度一直以來無論什麼科目都是口試與筆試佔分各半，所以培育出自信，能言善道的一代又一代。而香港的年輕人，常缺乏站出來表達意見的勇氣和自信，許多人在友儕間能滔滔不絕，但要求他獨自站起來說同一番話，便會顯得害羞、緊張、腦袋空白，是教育培訓問題。大機構招聘常以小組辯論選才，港生較易輸給外國和內地生。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使用語言還是文字較多？面對人時我們是先講還是先寫？未來世界是言語還是文字先行？請香港教育當局在制定策略時三思！



百家廊 吳志發

懷念我們的青春

我們是被上天眷顧的一代人。我們繼續開來，有趕不完的路、望不盡的天涯。當俊美的臉龐爬滿了歲月的滄桑，你追着風，我追着你，我們一起奔向遠方。
當年高中畢業時，我們十八九歲，青春煥發，朝氣蓬勃。揚在臉上的自信，長在心裡的善良，刻在生命裏的堅強，一路茁壯成長。
為了參加高中同學會，同學們從四面八方趕來，遠的從北京、深圳、福州、廈門各地出發，近的從泉州、三明、龍岩、連城各鄉鎮趕起，目標直抵冠豸山。20年以來，我初回縣城，頗有「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之感。歲月如歌，往事歷歷，想到即將見到眾多闊別已久的老同學，激動又忐忑。
時光飛逝，同學們已步入中年，而拍起集體合影，猶如當年青春年少時拍畢業照一樣歡呼雀躍。儘管同學們職業各不相同，人生閱歷千差萬別，但此時此刻，大家沒有職位高低之分，無貧賤富貴之別，只有久別重逢的重逢喜悅，只有這不盡的同學情深。那個遙遠的農忙後的夏末，我挑着小木箱、被子、草蓆、臉盆等生活用品，搖搖晃晃踏上通往縣城的班車。滿懷人生憧憬，第一次遠離家鄉，我風塵僕僕地叩響了連城一中的大門。
高中學習充滿挑戰，拚搏與夢想並存。對千百萬人爭奪獨木橋的過程記憶猶新，在沒有硝煙的戰場，壓力無處不在。不管考場多麼艱難，同學們依然保持樂觀心態和固有的純真，課餘愛逗逗的短，該笑的笑。人生在世，有成功，有失意，沒有誰十全十美，沒有誰天生不凡，唯有歷經千錘百煉的人，才能立於世界的巔峰。
記得，我們課間常倚靠在教室外的走廊欄杆上，對路過的文女生評頭品足，悄悄給

她們起外號。活潑奔放走路帶風的叫「搖擺」，默默寡言性格沉穩的稱「老媽媽」。有些膽小的女生見到齊刷刷列隊的男生們，嚇得小兔子蹿跑般快速通過這段「危險地帶」。「你肯定是黃春香，發福了呀！」「羅小強，你變成光頭強了啲！」「白面書生，遠遠就能認出你，劉燦輝！」李丹紅、楊漢華、羅炳榮、傅環葉……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一串串燦爛無比的笑容，一段段溫馨浪漫的回憶，凝聚成了一幅幅溫情如初的畫面。
那些寫在日記本上青澀有趣的臨別贈言還清晰可見，畢業前相互贈送的黑白照片還靜靜睡在舊相冊裏，少男少女的歡聲笑語還纏繞於耳，惺惺相惜的時光恍然如昨。重逢之日，驚喜交集，老同學新英姿，音容笑貌浸透着滿滿的親切。久違的臉蛋，褪去了稚氣，增添了穩重。「馮傘」羅羅斌蓄起了濃黑的大鬍子，「老鳳凰」黃茂清仍然俏皮有趣。見面的瞬間，逐張面孔便立刻溫故而知新。從當初的稚嫩懵懂，到如今的成熟穩健，身形雖已初現風態，但從未改變的，是當年笑逐顏開的欣喜相逢，是永不磨滅的同窗情懷，是漫漫求學路上結下的深情厚誼。
「流水不因石而阻，友誼不因遠而疏。」只有親身參與其中，方能體味重逢的喜悅與甜蜜，領略不管分別多少年，隨時一通電話、一聲問候、一個眼神就能勾勒出的熟悉名字和甜美笑臉。我們不為世俗所縛，不為繁華所累，不為幽情所迷，不為惆悵所失，閱盡人間春色，坐享同學歡笑，何羨流水飛花。
集體照拍攝完畢，大家到雅廳集合開座談會，由陳曉麗同學主持，她和當年一樣口齒伶俐、從容可愛。全班點名時，她唸到誰的名字，誰就起立、招手，響亮回應一聲「到！」同學們鼓起最熱烈的掌聲。

「那時的我們擁有/沒有污染過的清晨/滴滴答答的秒針/卻留不住一個黃昏/曾經的愛很簡單/不需要費力的眼神/牽手走過無人山崗/想時間再慢幾分……」一曲《懷念青春》，大家齊聲高唱，全場激情瞬間被點燃。
座談之後，酒會開席。舉杯相敬，杯杯真誠。敬酒則喝，乾杯則飲。無限濃情，盡在酒中，大有「為君狂，醉傾城」之勢！席間小憩，自由互動。有的擺Pose拍照，有的緊緊相擁，有的擁扶着竊竊私語，有的手挽手喝交杯酒，有的使勁大聲嗚呼，有的悄悄傾訴曾經的思戀……滄海縱橫幾度桑田，行萬里懷舊戀，情到深處，心扉大開。有些女生，柔情迸發，喜極而泣，淚花斑駁。有些男生，豪氣沖天，你來我往，一醉方休。不管時光怎樣地逝者如斯，沖刷不走的是濃濃的同學情義！
酒會結束，同學們意猶未盡，又興致勃勃一起去K歌。相識無遠日，舊識心藏。舊情老景，朝花夕拾，26年的別離，若隱若現的思念。短暫的同學會，我們收穫的不僅僅是團聚時刻的酣暢快感，開心坦蕩的親切笑容又一次深深鐫刻在彼此腦海。我愛春天的花和秋天的雨，它們雖然來去匆匆，卻完美地展現了自然的生命和美態。人在旅途，風雨兼程，花開花落，不負韶華。就在這裏，等霧散、等雨停、等你來，我們待你眉目如初，笑臉如故。夢想不會蒙塵，英雄不會遲暮，記憶中的你，胸中有丘壑，立馬振山河！
相見時難別亦難，懷念我們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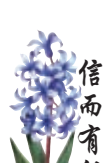


網人網事 理美美

讀書日隨想

4月23日是所謂的「讀書日」，也大概是真正讀書之人最嫌棄的一天。因為真在讀書的人每天都是讀書日，只有不讀書的人，才會特別在這一天「到此一演」。而圍繞這一天，必會有的那一整套應景套路，毫不意外，毫無意義，只是擾了讀書的清雅。
比如一個最大的套路是各個機構必會公布一堆眼花缭亂的「閱讀白皮書」，有按地域統計的，有按年齡統計的，有按性別統計的，有按職業統計的，還有按媒介統計的，但唯獨沒有按內容品質統計的。然後，在不知道讀了什麼的大背景下，各個統計的數字每年都在喜人地增長——我們的人均閱讀達到了××本！只是，並沒有人說得清，在這××本裏，心靈雞湯、成功學、營銷軟文、網絡小說、通俗文學等消遣式閱讀佔了多少，而真正的嚴肅閱讀到底還剩多少？
消遣式閱讀可以，但不值一提。
再比如另一個套路是經常會有媒體渲染互聯網時代對實體書的新型拉動，把「讀書」這件事非要賦予時代的時髦，並認為是在進步。比如前幾年的手機、平板電腦將紙書化為電子書，到最近很熱門的「直播間賣書」。但這些真的是進步嗎？這些，又真的和讀書有關係嗎？
當我們讀書時，我們其實是在幹什麼？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裏曾提出，人們學習閱讀時，是在學習用自我約束挑戰身體和頭腦。順着一句句、一頁頁學習修辭，尋找隱蔽的邏輯。能碰撞思想的有抵抗性的閱讀顯然是嚴肅閱讀的精髓，也是讀書

這件事真正的意義和價值。但很明顯的，5分鐘內能在微信、微博、小紅書來回切换三遍，上個廁所的工夫能刷完10個公眾號的手機閱讀並不能企及這個意義和價值。
碎片式閱讀可以，但不值一提。
至於直播間賣書，主打的都是價格戰，「《克拉拉與太陽》原價68元，今天直播間只要九塊九」、「一塊錢團購《三國演義》」、「這麼厚的書，一杯奶茶錢而已，買它！」在主播的聲嘶力竭下，「寶貨」們上頭地「進貨式」買書，「一下買了17本」、「囤貨了」、「太划算了」……
直播間買書可以，但它和閱讀毫無關係。
所以這就是讀書日之於讀書人的嫌棄。真正讀書的人，不會在意讀書日、不會拖着空箱子逛書展、更不會蹲點刷直播間，他們只會三天兩頭泡樓上書店，他們迷戀紙本書籍的觸感，哪怕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他們的「買書」不是延伸的器官，但豆瓣書影音頻道卻是他們半個精神家園。
最後說回讀書日本身，其實這個節日正確、完整的名稱叫「世界圖書與版權日」，所以，與其在這天表演讀書，倒不如關注一下打擊盜版的問題。又或者，小狸更喜歡有關這節日起源的一個故事：說該節源自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的情人節風俗，男人在這一天會送給喜歡的人一支玫瑰花，而被送花的女人則會回贈他一本書。
想追我嗎？先做個有內涵的人。看，無論是保護版權，還是「玫瑰與書」的情人節，是不是都比不讀書的人演讀書要有意思多了？



信而有征 劉征

張艾嘉是山西人，這真棒！

最新一期的《小姐不熙娣》訪問了張艾嘉，我因為很喜歡這個女演員，就看了一部分。當中有一個片段在聊飲食，張艾嘉就說她最拿手的廚藝是麵食，因為她是山西人。這個答案對我來說有些猝不及防。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賈樟柯之所以在《山河故人》當中邀請張艾嘉出演也許有原因在於她是一個山西人。而《山河故人》中自小就離開故土的小男生长大之後居然就愛上了這個可以做媽媽的英文女教師，這多少有些出於對母愛的需要。
同樣的情節還出現在張愛玲的《茉莉香片》，一個男生發現自己愛上了自己的國文老師了。因為他是自己去世母親的前男友。他因為太厭惡現在這個冰冷的家，在思念自己的母親的極度渴望當中竟致移情到了一位與他母親相愛的男性的身上，並產生出有些令人詭異的劇情。所以這種來自情緒的依賴一直以來都只關乎內心情感，有時，它甚至可以超越現實之間的物質關係。
《山河故人》當中米婭(張艾嘉飾)和張到

樂(董子健飾)的那段忘年戀就是脫離於外在直觀的存在，一種情感對應到情感的需要，以表明情感需求的多樣性和反世俗。而張艾嘉是一個山西人，這多棒啊！她的現實身份讓這個具有了雙重肯定的隱喻狀態。在一個叫做祖國母親的隱喻當中，一位少年戀愛的理由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渴望故土。
儘管賈樟柯在電影當中從未透露出張艾嘉是一個祖籍山西的人，他在採訪中也總是聲稱他看中張艾嘉的知性和隨意。但是就在我看完這部電影的幾年以後，在一個十分無聊的綜藝節目當中，當張艾嘉不經意間說出自己的祖籍之後，我一下子就對賈樟柯的愛增加了更多。其實在此之前我就一直傾慕他的才華，但這會兒則覺得他作品的上乘不僅僅是天分使然，還有各種精緻的設計。因為即便是在這個也許旁人永遠無法知道，或者甚至很多人根本不關心的細枝末節，賈樟柯都做到了。一個關於山西的故土，以異國他鄉的女子的身份得以具體化。更確切地說，這不是這個女子，而是扮演她的演員的身份。一種完整性在精神上和身份上達

到了統一，在外在的表象和背後的關係當中一對應。
賈樟柯是一個依靠鄉土和直覺封神導演。他最可敬佩之處在於可以通過鏡頭語言再現一片土地上的人和物。在這塊看似平凡的土地上，生活著一群同樣平凡的人。然而他們是不平凡的，因為他們有愛、遺憾和牽絆。賈樟柯將平凡之物與平凡之人對應起來，而不是令平凡這個抽象概念脫離於生活。這是賈樟柯如此注重本土性的原因。他描繪了一個街頭小偷小武，他生活在山西的人際關係當中。他用了一個叫做趙濤的演員，因為她展現出來的表演無損一種鄉土氣質，甚至還在加強。她那明顯帶有粗獷的真實的表演是真實本身的样子，這是讓專業作為完美的標準這件事受到挑戰的一個最佳典範，一種以真實作為審美意識，甚至連真實之中的粗野也不避諱地包容進來。在這樣的藝術原則下，賈樟柯避免了理念和精神性的孤立無援，實因為賈樟柯對物的不排斥發展出濃濃的故事，就好像它真的發生過。
張艾嘉是一個山西人，這真棒！